



**CHINESE A1 – HIGHER LEVEL – PAPER 1**  
**CHINOIS A1 – NIVEAU SUPÉRIEUR – ÉPREUVE 1**  
**CHINO A1 – NIVEL SUPERIOR – PRUEBA 1**

Monday 10 May 2004 (afternoon)  
Lundi 10 mai 2004 (après-midi)  
Lunes 10 de mayo de 2004 (tarde)

2 hours / 2 heures / 2 horas

---

**INSTRUCTIONS TO CANDIDATES**

- The Simplified version is followed by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Do not open this examination paper until instructed to do so.
- Choose either the Simplified version or the Traditional version.
- Write a commentary on one passage only.

**INSTRUCTIONS DESTINÉES AUX CANDIDATS**

- La version simplifiée est suivie de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N'ouvrez pas cette épreuve avant d'y être autorisé(e).
- Choisissez ou la version simplifiée ou la version traditionnelle.
- Rédigez un commentaire sur un seul des passages.

**INSTRUCCIONES PARA LOS ALUMNOS**

-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es seguida por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No abra esta prueba hasta que se lo autoricen.
- Elija la versión simplificada o la versión tradicional.
- Escriba un comentario sobre un solo fragmento.



CHINESE A1 – SIMPLIFIED VERSION

CHINOIS A1 – VERSION SIMPLIFIÉE

CHINO A1 – VERSIÓN SIMPLIFICADA

## 从下列选文中选取一篇加以评论:

1 (a)

### 斜 视 (节选)

(.....)

“今天我们来讲眼睛……”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。

5 这很象是文学讲座的开头。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之拿出一枚茶杯大的牛眼睛，解剖给我们看。郑重地说：“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。你们将来做医生，一要有人道之心，二不可纸上谈兵。”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，好象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。

10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。俗话说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但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时，我故意眯起眼睛。我没法容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。从栅栏似的睫毛缝里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，他的头发象南海观音的拂尘一般雪白。

下了课，我急急忙忙往家赶。换车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白发。是眼科教授！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，但我内心是个孤独羞涩的女孩。我想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，还是回避一点吧。

15 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一样。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，恰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。

教授离了讲台，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。他疲惫地倚着座椅扶手，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。我心想他干脆变得更老些，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。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，没法给老师抢个座。

20 终于有一天，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：“您从我们院子走吧，要近不少路呢。”

教授果然不认识我，说：“喔，你是我的病人吗？”

我说：“您刚给我们讲过课。”

教授歉意地笑笑：“学生和病人太多了，记不清了。”

25 “那个院子有人看门。让随便走吗？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。”教授看着大门，思忖着说。

“卖鸡蛋的，收缝纫机的，都所向无敌。您跟着我走吧。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。”我拉着教授。

“绿色对眼睛最好了。”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。

30 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。我和教授谈论着花和草经过她的身边。我突然象被黄蜂叮了一下——那个老女人也斜着眼在刺我们。

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，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，就是她最大的乐趣。

从此，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。

一天，妈妈对我说：“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？”

(.....)

35 不管怎么说，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。怎么对教授讲呢？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。“那个老女人，眼斜心不正，简直是个克格勃！”我义愤填膺。

教授注视着我，遗憾地说：“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？”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。

40 下课以后，我撒腿就跑，竭力避开教授。不巧，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，象拦洪坝，把大家蓄到一处。走到大院门口，教授赶到我面前，说：“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。”

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。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？“您要走就走吧。”我只有加快脚步，与教授分道扬镳。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，阴险地注视着我们。

45 “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。”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。作为学生，我没有理由拒绝。

我同教授走进大院。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也斜着我们。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。

“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？”教授很执著地要求。

50 我吓了一跳，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。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您老人家别生气，今后不理她就是了！”我忙着劝阻。

“这种事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？”教授坚定不移。

我无计可施。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，得罪了我的教授？况且我从心里讨厌这种人。我伸长手指着说：“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。”

55 教授点点白发苍苍的头颅，大踏步地走过去。“请问，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？”教授很客气地发问，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。

在老女人的生涯里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。她也斜的眼光抖动着，“其实我……我……也没说什么……”

60 教授又跨前一步，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。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。

文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？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有病。”

在北京话里，有病是个专用语汇，特指有精神病。

65 “你才有病呢！”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。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先装死，后反扑。

“是啊。我是有病。心脏和关节都不好。”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的恶毒，温和地说：“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，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。你的眼睛染有很严重的疾患，不抓紧治疗，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，而且还会失明。”

70 “啊！”老女人哭丧着脸，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。

“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哪！”老女人还半信半疑。

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，说：“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。你可以来找我，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。”

75 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。还是老女人见多识广，她忙不迭地对教授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“谢我的学生吧。是她最先发现你的眼睛有病。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。”教授平静地说，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般飘荡。

从也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水。

毕淑敏 2002年

1 (b)

## 有 别

这是一个不美丽的城，  
在它的烟尘笼罩的一角，  
像蜘蛛结网在山洞，  
一些人的生活蛛丝相交。  
5 我就镌结在那个网上，  
左右绊住：不是这个烦恼，  
就是那个空洞的希望，  
或者熟稔堆成的苍老，  
或者日久磨擦的僵硬，  
10 使我的哲学愈来愈冷峭。

可是你的来去像春风  
吹开了我窗口的视野，  
一场远方的缥缈的梦  
使我看到花开和花谢，  
15 一幕春的喜悦和刺疼  
消融了我内心的冰雪。  
如今我慢步巡游这个城，  
再也追寻不到你的踪迹，  
可是凝视着它的烟雾腾腾，  
20 我顿感到这城市的魅力。

穆 旦

1976年6月

CHINESE A1 – TRADITIONAL VERSION

CHINOIS A1 – VERSION TRADITIONNELLE

CHINO A1 – VERSIÓN TRADICIONAL

從下列選文中選取一篇加以評論：

### 1 (a) 斜視 (節選)

(.....)

“今天我們來講眼睛……”新來的教授在講臺上說。

這很象是文學講座的開頭。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隨之拿出一枚茶杯大的牛眼睛，解剖給我們看。鄭重地說：“這是我托人一大早從南郊買到的。你們將來做醫生，一要有人道之心，二不可紙上談兵。”隨手盡情展示那個血淋淋的球體，好象那是個成熟的紅蘋果。

給我們講課的老師都是醫院里著名的醫生。俗話說山不在高，有仙則靈。但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時，我故意眯起眼睛。我没法容忍心靈的窗口被糟蹋成這副模樣。從柵欄似的睫毛縫里，我看到教授質地優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，他的頭髮象南海觀音的拂塵一般雪白。

下了課，我急急忙忙往家趕。換車的時候，我突然發現前面有一叢飄拂的白發。是眼科教授！我本該馬上過去打招呼的，但我內心是個孤獨羞澀的女孩。我想只上過一次課的教授不一定認識我，還是回避一點吧。

沒想到教授乘車的路綫和我一樣。只是他家距離公共汽車站很遠，恰要繞過我家住的機關大院。

教授離了講臺，就是一個平凡的老頭。他疲憊地倚着座椅扶手，再沒有課堂上的瀟灑。我心想他干脆變得更老些，就會有人給他讓座了。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圓，没法給老師搶個座。

終於有一天，我在下車的時候對教授說：“您從我們院子走吧，要近不少路呢。”

教授果然不認識我，說：“喔，你是我的病人嗎？”

我說：“您剛給我們講過課。”

教授歉意地笑笑：“學生和病人太多了，記不清了。”

“那個院子有人看門。讓隨便走嗎？倒真是節約不少時間呢。”教授看着大門，思忖着說。

“賣雞蛋的，收縫紉機的，都所向無敵。您跟着我走吧。我們院里還有一座綠色的花園。”我拉着教授。

“綠色對眼睛最好了。”教授說着跟我走進大院。

一個織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門。我和教授談論着花和草經過她的身邊。我突然象被黃蜂叮了一下——那個老女人也斜着眼在刺我們。

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，每天斜着眼睛觀察別人，就是她最大的樂趣。

從此，我和教授常常經過花園。

一天，媽媽對我說：“聽說你天天跟一個老頭子成雙成對地出入？”

(.....)

不管怎麼說，媽媽不讓我再與教授同行。怎麼對教授講呢？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盤托出。“那個老女人，眼斜心不正，簡直是個克格勃！”我義憤填膺。

教授注視着我，遺憾地說：“我怎麼沒有早注意到有這樣一雙眼睛？”他憂鬱地不再說什麼。

下課以後，我撒腿就跑，竭力避開教授。不巧，車很長時間才來一趟，象攔洪壩，把大家蓄到一處。走到大院門口，教授趕到我面前，說：“我今天還要從這里走。”

知識分子的牛脾氣犯了。可我有什麼權力阻止教授的行動路綫？“您要走就走吧。”我只有加快腳步，與教授分道揚鑣。我已看見那個老女人纏着永遠沒有盡頭的黑毛綫球，陰險地注視着我們。

“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。”教授很懇切很堅決地說。作為學生，我没有理由拒絕。



我同教授走進大院。我感到不是有一雙而是有幾雙眼睛乜斜着我們。斜眼一定是種烈性傳染病。

“你明確給我指一指具體是哪個人？”教授很執著地要求。

50 我嚇了一跳，後悔不該把底兜給教授。現在教授要打抱不平。

“算了！算了！您老人家別生氣，今后不理她就是了！”我忙着勸阻。

“這種事，怎麼能隨隨便便就放過去了呢？”教授堅定不移。

我無計可施。我為什麼要爲了這個斜眼的女人，得罪了我的教授？況且我從心里討厭這種人。我伸長手指着說：“就是那個纏黑綫團的女人。”

55 教授點點白發蒼蒼的頭顱，大踏步地走過去。“請問，是您經常看到我和我的學生經過這裡嗎？”教授很客氣地發問，眼睛卻激光般銳利地掃描着老女人的臉。

在老女人的生涯里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來叫陣。她乜斜的眼光抖動着，“其實我……我……也沒說什麼……”

60 教授又跨前一步，幾乎湊近老女人的鼻梁。女人手中的毛綫球滾落到地上。

文質彬彬的教授難道要武斗嗎？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這時聽見教授一字一頓地說：“你有病。”

在北京話里，有病是個專用語匯，特指有精神病。

65 “你才有病呢！”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來。饒舌人被抓住的伎倆就是先裝死，後反撲。

“是啊。我是有病。心臟和關節都不好。”教授完全聽不出人家的惡毒，溫和地說：“不過我的病正在治療，你有病自己卻不知道。你的眼睛染有很嚴重的疾患，不抓緊治療，不但斜視越來越嚴重，而且還會失明。”

70 “啊！”老女人哭喪着臉，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。

“你可不能紅嘴白牙地咒人哪！”老女人還半信半疑。

教授拿出燙金的證件，說：“我每周一在眼科醫院出專家門診。你可以來找我，我再給你做詳細的檢查治療。”

75 我比老女人更吃驚地望着教授。還是老女人見多識廣，她忙不迭地對教授說：“謝謝！謝謝！”

“謝我的學生吧。是她最先發現你的眼睛有病。她以後會成爲一個好醫生的。”教授平靜地說，他的白發在微風中拂塵般飄蕩。

從乜斜的眼珠筆直地掉下一滴水。

畢淑敏 2002年

1 (b)

## 有 別

這是一個不美麗的城，  
在它的烟塵籠罩的一角，  
像蜘蛛結網在山洞，  
一些人的生活蛛絲相交。  
5 我就鑄結在那個網上，  
左右絆住：不是這個煩惱，  
就是那個空洞的希望，  
或者熟稔堆成的蒼老，  
或者日久磨擦的僵硬，  
10 使我的哲學愈來愈冷峭。

可是你的來去像春風  
吹開了我窗口的視野，  
一場遠方的縹緲的夢  
使我看到花開和花謝，  
15 一幕春的喜悅和刺疼  
消融了我內心的冰雪。  
如今我慢步巡遊這個城，  
再也追尋不到你的蹤迹，  
可是凝視着它的烟霧騰騰，  
20 我頓感到這城市的魅力。

穆 旦

1976年6月